

一  
曠  
錄



咸豐八年重鑄

式  
臬  
鑄

家蔭堂藏版

一曠錄

人生縱百年一夢而已莊周之夢幻也盧生之夢暫也幻且暫則謂之一曠也亦宜予生六十有六年回憶之祇若目前事而鬢霜鬢雪病態婆娑忽焉其將老問道明乎未也德立乎未也卽風雅之才世所抽祕而逞妍者皆隔閡而不能通猶將侈談性學論文章求治績反之於中能無愧汗卒而差可自信者本徠之面目其心尙可告人爾同人不以予爲孤陋屬將夙管所見聞者述之以資談柄予深愧無善可錄略做孫夏峯年譜吳柴庵憶記紀其大略次其前後其若干條名曰一曠錄自願

一曠錄

一

家蔭堂

生平不過爾道光戊戌十月貴筑周際華自記

吾家自畢節徙居貴筑伯陽寨凡七世矣寨外半里許有山當門而立如伏獅狀相傳爲獅山先大夫曰獅無角角者麟也更其名曰麟山山閒有澗曰麟溪並易其寨曰麟陽寨插一石章曰家在麟山之陽山高數十仞周圍里許巉巖聳耀頭角倚天草樹浮光龍蚪拔地望之如生鞭之欲走造物之奇也

先大夫三十二歲生子予十歲後始稍具耳目其前固無所見聞也時於燕處閒領庭訓所悉者亦不過十之二三據聞先祖父永思公文筆如椽乾隆辛酉同考官以元薦與典試意不合竟黜

甲子仍以魁薦越十年丙子歲終於除夕時先大夫甫十四齡曾祖父仲器公在堂年八十有奇先大夫隨祖母種蔬拾麥以爲養棉衣落絮櫛櫛無灰著單布衣冒雪采薪以共篝火且兩姑甫數歲先叔父明域公生僅八月妹則浣濯之弟則襁負之艱迫無聊之際猶裹卷而讀迄會王父歿祖母亦旋棄養死凶相繼貧病交加二十四服闋先外祖張吾鄉之富室也不以先大夫之貧而妻之先恭人歸亦不以先大夫之貧有怨志善撫姑叔至於婚嫁而後已先叔父自幼至壯皆從先大夫學綢繆調護備極辛勤暨壬子領鄉薦視子兄弟如所生謹錄之以示吾子孫

一 曠錄

二

家蔭堂

吾家舊傳茅屋三椽母先恭人徠歸時家綦寒誅茅大不易蛇窟其中時有聲鳴屋脊上或有墜地者春夏間殊惕然也予以癸巳降巳屬蛇先恭人祝蛇曰大蛇徠小蛇盍去後竟寂然無蛇患

乾隆己亥

恩科先大夫夢至臬署聞堂上首呼崔承業至十七呼今家諱先大夫以非己名不應有翁促之曰是汝矣乃諾諾入見宮室豔麗花鳥踟躕覺而疑焉謂臬署刑官也吾無罪何以入此解者曰必是中兆胡弗改是名乃詣呈請格於科場例不許是科不售場後乃改之越明年庚子獲售記其名次仍十七也解首崔君亦卽夢

中所聞者

庚子秋先大夫以鄉薦赴鹿鳴宴子時八歲隨觀之宴罷見新舉子咸出戚友爭以金花插帽彩綾繫身鼓樂前驅龍媒擁後觀者填街塞巷雜沓喧逐無容身所恍見先大夫據鞍上馬鼓吹一聲竟不知何往矣子然無依延街奔逐至日莫若喪家犬有老翁見而憐之間居何里因告之故翁喜曰此新舉子家兒也餌以飴負而送之初更始及家賓客猶在堂也翁入曰吾拾得一小貴人當以喜酒贖之舉家皆驚且喜謂半日勿勿幾忘之矣翁張姓新街巨商述於眾曰昨夢碧蛇縛我今負此子他日必貴屬勿相忘也

一曠錄

三

家蔭堂

伯兄際會積學未遇以訓蒙爲餬口計孝友至性人不及也先大夫諭之曰人生世上須有一二成事吾家遷自畢節始自祁陽族不下數百戶而譜無可考爾盍圖之兄乃由畢節赴祁陽寒暑往來歷壬戌癸亥而譜遂告成先大夫喜曰有此一事不虛生矣譜成而兄遂訣悲夫

壬寅年子甫就塾質甚鈍終日讀百字不成誦先大夫苦之然每有口授卻能了了讀三年毛詩乃畢兼讀四子書遂喜爲文年十五竟補弟子員學使吳壽昌謂兩學博曰此子幼姑勿令鄉試五年後使進取當不在人下

癸卯先大夫設塾於楊家山徐氏塾去家七里許予年十三晚歸  
諭母過麟山之坳黃昏時矣遂躡磴而下猛觸一荷簣者驚而視  
之農人阿豹也豹曰相公從何徠鄉俗稱學者為相公非相公徠豹無歸路  
矣詰其故云適賣草回至此眼忽障如高牆頃乃失之儻所謂山  
魘者非邪

楊家山朱姓其子從先大夫讀家有香梨一株人謂輒枝梨實大  
如鴛色深黃熟時轉赤置案頭清香沁骨食之有甘露醜醜之致  
鎮寧州產雪梨已甲於黔中比之猶遜一籌

雞縱土菌也滇黔接壤皆有之語其奇香滇不如黔發於溽暑雨  
一曠錄

四

家蔭堂

後叢生高腳繳頭味勝口磨掘其根則白蟻封其下是卽蟻之所  
噓氣成邪一二朵者形獨大傳為蛇之所噓必不可食

予舅家居韋寨去予家二里許兒時常隨先恭人歸寧至日莫戒  
勿出游曰寨外門有神時作欠伸狀懼為鬼物憑焉予意無是理  
有之則此邨當敗時舅家方盛後十年果衰縮

棉花關在麟山之東五六里有仙人洞為一方之盛境予隨先大  
夫集族人具火燭從焉初入洞發爆竹以驅邪魅聲砰轟如石裂  
雷霆風雨一時并集久之豁然開朗別有洞天見兩石龍蟠左右  
頭角相觸鱗鱗斑斑中一石如拱壁大如斗上有圓渦土人傳為

嵌珠處被賈胡掇去誕不足信也再入則廓然若廳事周圍列羅漢象十餘坐上有石繖下垂靈旗飛舞及石鐘石鼓石筍石牀皆光潤斜一洞僅容一人委蛇而入頂上漏微光坐久愈徹壁懸荷葉半張石也探之清泉汨汨以口吮之清冷不敢咽聞患疥疾者以此水洗之立愈其深止寸許汲之不竭欲再入冷氣逼人忽聞波濤湧聲恍然乃反

丁未夏四月杪應府試扇門已久忽傳太守出不審何事迨回館中時從叔父明域公讀叔父告子曰汝知今日怪事否貴陽兵米儲南門大街舊例屆期領米兵婦先赴北門東嶽廟給籤得籤後

一曠錄

五

家蔭堂

按次至倉發給所以杜擁擠也本日兵婦三百餘人集廟中領籤驚相傳東嶽神索去厥兵婦命矣趨視之有手輓手而死者有臂倚臂而死者有列坐堦上而死者有立負牆頭而死者口角流涎穢氣糾結不敢久視遂歸太守聞變至觸目心傷痛哭罪已反覆研究不得其故說者曰此疫氣也

畢節與四川界川俗信鬼故家有壇神三年一慶賽否將作厲慶之日延巫者主人先具羊豕雞鴨楮帛以待巫卽具法衣令牌鏡鐺而徠向壇而敬禮之壇在堂左用紅箋書統兵大元帥楊四將軍旁書神將不可勝紀有石壇二圓大如盆上插旗幟五色俱備

將起事吹角一聲金鼓齊作大巫仗刀往來衝突羣巫擊法器從之或高唱或低祝或奠清酒或薦嘉肴主人衣冠跪聽婦女操作不違或一晝夜三晝夜稱其貧富以爲期厚其贈予乃去卽江南五通之流也其禱祀亦與茶筵相似

吳俗祀五通神名茶筵

趙白東孝廉青岳人先大夫門下士也嘗語予曰吾家叔母以疾殂遺一弟十餘歲叔父以內助無人續娶焉叔母新入門便被崇厲聲言曰吾死未久便納婦何不良也喧嗔不可排解勢欲趨叔父擊之乃召子而噢咻之引至廚取肉烹而食之謂兒有繼母必不可聊生矣遂大哭如是者數日忽止忽作其止也安靜如常尚

一曠錄

六

家蔭堂

知飲食作則聞有風自檐際徠著於體遂狂亂不知所爲舉家惶惑無可奈何訪有巫能捉厲鬼因召之操桃弧棘矢而至口誦呪不可辨以小罐向叔母叱之使入卽以紅布尺許蒙其口曰捨之矣令埋十字路中崇遂絕同里車某素有隙私掘碎其罐崇加厲巫至叔母嘗曰爾前大作惡吾今不受爾捉矣巫亦伎盡固畱伺之十數日乃復收去

普安州王孝廉贊武嘗語先大夫云予館於郎岱廳署夜宿於家忽夢入署至儀門有大人立檐下以首枕檐牙而眠心知其爲無常也卻不甚悸問何爲荅曰將入署予以門肩錮不可入曰無妨

並能使汝入遂令予臥階上以兩手上下撲拍初覺一身鬆快繼而身薄如紙飄忽不可言喻即使予從門縫中入一穿而過歷數門亦如之過一小室大人忽不見但見室內燈熒熒然有呻吟聲由紙窗窺之僕人孫某也方病痢披衣起溺一足跌一足著藍布轆坐桶上而歿回顧見一婦攜女立牖下驚而問之未荅已醒次日清晨入署有以孫某卒告者叩其所著藍轆與死所皆與夢中無異

廉訪某女死自言爲都城隍妻乃大修城隍廟並立寢室塑爲男女兩象擇日遣嫁凡衣服器用陳設無不工緻使僕婦婢女入廟一曠錄

七

家蔭堂

侍奉茶飯酒漿如事生然某去後兩象徒存侍奉俱寂神其知之否邪

兩粵瘴鄉也黔省亦然貴陽之羅斛興義之冊亨黎平之古州皆與粵西界故其地多瘴初起自溪壑中出始纔一線漸延漸蔓如雲煙狀其色或紅或綠香氣如花觸其氣者急仆地以口伏於土避之乃免否則頭疼腹瀉瘧卽隨之二三日始愈或多不起是以畏之者眾然食不用肉飯不過飽亦安然無事也近日古州此患悉除聞先有總鎮某者見山坳出瘴遽令軍士以鎗礮轟之遂不復作蓋緣人煙稀少敗葉積其中蛇虺蜈蚣之屬聚毒而成及今

人稠地密瘴鄉皆樂土矣

乾隆己酉歲先大夫公車北上甯京七載至乙卯仲秋甫歸中間七年子奉母以居家無儋石儲也求訓蒙爲菽水計甲寅歲有以穀六石召我者每石僅值銀八錢攜四六兩弟就館大被同牀無氈無褥稻草中蚊蚤欺人不堪其苦每食幾不獲飽不知人間有菜味又安知有肉味邪肄業貴山得正課每月領膏火一兩五錢然一月三課誤一課卽除銀五錢而所館距省四十里往反必三日東家不我許也乃籌以先一日酉初離館二更後入城寄宿世好包重軒家次日午正納卷至酉刻卽抵館舍矣如是以爲常忽一曠錄

八

家蔭堂

一日自城中歸見有鸞養者欲購之而不能腹已餒行至花河界眼頓矍伏臥於地心知其爲飢也良久眼復明匍匐至茨黎樹下取其葉啗之乃行攬持至館已初更時矣然祕不忍言恐先恭人聞之滋酸惻爾

黔地多雹蓋山深則陰氣盤結積而成冰至春夏交純陽宣洩發而爲雹將雹必先熨熨風鼓盪載雹以出其出也震雷擊之故著地時不過如豆如粟如胡桃而已此山中常事也甲寅四月朔子由省歸諗母行烈日中至新寨熨不可耐倏見東南雲頭轟起其響如漆知將雨雹也疾趨氣喘望見里門始心慰方疾趨時風已

至裹足不能行以一手撩衣一手掩口衝風直奔甫至門而雨至  
雹卽隨之先恭人出而慰勞之妻亦侍立堂上忽瓦片飛擲予敬  
扶母入室避之雹如蟹如蝥至小者亦如孟連續而下頃時屋瓦  
盡碎雨水潑流先恭人登牀子偕妻拳屈鄰下半日乃止予跣足  
出外見雹深二尺冷氣逼人筋骨戰慄乃藪草而烘之越日視山  
中樹無皮草無根禽鳥無噍類周遭三十里同日被雹傷人畜不  
知其數亦非常災異也

吾鄉時有蛟患甲寅五月望後天忽雨雨無多而西北山中大水  
灌注繞邨南下忽觀者大噪有物擁水行昂其首若水牛狀憺其  
一曠錄

九

家蔭堂

身不可得見也或曰蛟也顧蛟無角而龍有角其爲龍也似矣溯  
源而尋之亦不知其所自

吾鄉李恭勤公世傑總制兩江蓄有寶鑑孫再汾與予爲兒女嫻  
出鏡相示圓尺有二寸中有圓眼如柿餅緣邊篆書十六字憺不  
能識其色皆青綠凝結了無鑑光詰以何用曰歲旱以清水盛之  
求雨必至後爲婢子竊去追而得之竟不靈矣且言此其雌者先  
恭勤公致仕歸過洞庭忽陰雲頓起雷雨交作船幾覆急取其雄  
鑑投之水中有龍銜之而去乃得無恙再汾又語予云恭勤公總  
制時日漸花有醫者勸食珍珠須極大者乃效因服之雙目炯然

至老不瞶但珠價甚貴每粒必須一二百金過十日不服則漸昏矣食珠之法置豆腐中一煮卽輒於此悟柔能制剛之義

東軒述異記載松江吳南林中翰家雄雞生卵大如鵠蛋異事也吾鄉富室蘇濤家乾隆乙卯歲雄雞生兩蛋亦如鵠然色紅而鮮占者以爲異兆是年秋兩子同舉於鄉其次名廷材三名廷棻材早卒棻捷南宮後爲湖南縣令

魯矮子不記其名自言河南人從少林寺習拳棒寓於花狔狔集其身上長二尺許下自股至足僅尺而已行走如飛聳身屋脊嘗坦腹示人曰吾工鍊氣雖利斧不能入授人以斧令斫之羣以爲一瞶錄

十

家蔭堂

疑乃自持其斧力劈每一劈腹上白痕一道斧不入也又獨立市中令有力者數人以木柱拄其腹而其抵之兩腳如鐵分寸不移善治跌打損傷服其藥誦呪立愈奇人也

予癸丑至婦翁家坐良久忽有客自外徠年約四十頗有微顛而舉止性情類於婦女心竊怪之外兄私語予曰此予表弟莫二住陽朗壩始固女郎也將及笄忽出男子勢白之夫家乃反其婚後娶妻今已生二子矣

戊午鄉薦後北上過飛雲洞洞在黃平州之東坡山橫十數里樹林蔚蔚禽鳥棲騰河水環山而曲流中有石橋遠矚如虹橋之北

一坊書黔南第一勝境將軍鄂爾泰題也由坊入屋宇縱橫題詠甚眾更入一門則養雲閣高數仞登之山環水抱幾疑蓬島閣後苔徑蜿蜒躡數磴有泉從石際出清冽異常潺潺不絕碑勒雲根泉三字泉之左梯石入洞廓若廣廈仰視之心搖目眩如置身碧落閒郁郁紛紛儼乎乘雲矣坐久神光稍定覺洞如釜立半開半覆萬片靈芝嵌空欲落何造物之奇而鬼斧神工之幻也尤可異者洞之石檐眾樹排生根已下曲復盤而上如插籬然風聲從樹杪徠而洞內噏噏然應之蓋懍乎其不可留也聞夏秋閒左有瀑布飛濤而下白練如銀更添奇致

一曠錄

七

家蔭堂

少年喜馳騁極是誤事已未下第歸過保定之金臺驛舊例兩人給車一輛同行七人車三輛求益不許予乃語六人乘車先發自以善騎故索加一馬遲之又久乃牽一馬徠視之瘦甚頗以爲嫌圍人曰請一乘若不良再易可乎予奮袂直登將出郭門圍人從後擊一鞭馬驚馳不能羈乃凝神屏氣以兩足環抱之柔轡緩銜聽其所止但覺烽臺柳樹撩亂天光不踰時已至滿城縣之涇陽驛矣馬直奔驛樞圍人執之謂誰將此馬給騎也予問故答曰此六百里馬也予飢甚乃出索食食畢以馬褥置榻上歔呼曰將西諸君乃至羣拍手笑曰周石藩尙未墜馬死耶蓋馬過時諸君見

予予固不及見諸君也少年意氣從此漸悔

庚申館於北郭申氏僅堪餬口不復作曲江春宴之想秋杪有吳君某忽至給予曰胡不北上似汝八股文捷南宮固自易何枯寂若此予曰兄不知寒士苦予豈無志者阿堵物限人爾吳曰吾贈汝三十金可偕去否予素悉其妄固問之荅無異辭乃訂期北發至期竟避去使人告曰不偕矣予強項而行適獨山黃君定遠家隨之北去春闈榜發卒博一第回思非黃君無以得此然非吳君亦不得此也竝深德之

從祖雲五公宰密雲去京師三百餘里辛酉闈後予謁之適將有

一曠錄

七

家蔭堂

事於石峽峽與白龍潭近咫尺予卽偕往途中語及潭中時有龍出如紅頭繩狀見者必獲嘉祥予欲私卜春闈之利否也遂齋心以待覺潭內隱隱有石坊坊上有紅影類字祝曰惟龍有神見之則吉鑒我精誠示我消息祝竟舉首有紅線尺許委宛而上漸加長焉予懼而回忽雲雨驟至雷撼寺中大樹揭其皮自根至杪寬寸餘長一丈私疑觸龍之怒也及回京榜發卒而獲售辛酉榜後同寓惟黃君中位與予卒邀獲薦餘以下第故皆定期回黔先入店時盧君念與黃君泰儒及予首居左屋予以其右屋較廓欲遷焉盧曰不可咎聞內有縊者不必告人也嗣同鄉某偕

二友徠同居之予以爲三人一室殊不足慮遂祕之某與予甚洽前數日已決計歸約盧黃兩君同行夜間敘別良久忽告予曰吾意欲畱京再決一戰何如予曰胡忽變計答曰不讓爾獨中進士爾竟不語而錄次早同人行行李已戒某趨出頭上有爪痕十數道予又詰之亦不答迨行者已去反其室僅遺某一榻矣懼其寂甚乃與黃君中位議移至廂屋同居黃曰最善吾甚嫌此屋清冷予因其將移故洩盧言某忽驚起曰適纔何言予又申言之某兩目上視大呼曰鬼祟我矣遂倒臥榻上眾皆驚強抱以出詰之曰何鬼也愧慙不遽吐促之乃曰男子也年不及二十每夜必以色誘一曠錄

三

家蔭堂

問何不早言答以鬼不許言則加厲問何不歸而避之答曰歸則必致死萬里閒關諸兄何以救我坐久之予與黃議移至鄰寓乃共扶而走甫出門忽挺立大罵先是鄰寓有前輩程君龍孫高君廷瑤予欲藉二老以壯其膽故遷於此二君見之急令延醫診視羣以爲痰火所中決不信其爲鬼也叱責之不省他人至皆揮之獨予進以藥則帖然飲子右則曰鬼左子左則曰鬼右鎮曰周旋不違稍避至二更後同人皆曰徠日

殿試宜早寐有吾輩保護不妨也乃屬其僕加意事之予遂解衣而臥四鼓將盡僕泣而呼曰主人自縊死矣夢中驚起趨視之果

以帶繫窗櫺急解下撫其膺尚溫以沸湯灌之徐徐乃甦由是眾  
不復臥達曉邀同黃君赴試策題下奮筆疾書日甫映納卷而出  
訪求良醫得高麗清心丸數粒歸使服之過數日稍解然風魔之  
狀忽止忽作蓋有不及防者月餘吾儻甚忽同鄉朱君光宇向予  
言曰兄誠好友然獨勞如是而分任無人豈天下遂無朋友邪吾  
爲兄分憂攜之回黔但長途費重非五十金不濟不識尙可籌措  
否予德之乃徧乞同鄉得如數光宇遂攜之回聞歸至鎮遠橋上  
猶覺心神恍惚竟欲投河光宇使人護送至家病乃漸愈嗣登辛  
未進士授內閣中書復改歸班選知縣予在輝縣猶往來問訊後  
一曠錄

家蔭堂

擢司馬音耗遂歎

辛酉夏五月予改內閣中書與黃子載寓棉花七條胡同僅月餘  
忽霖雨不絕始猶謂土潤溽暑尋常事爾乃日復一日至四十日  
乃止街衢水過車箱僕人市米溼浸腰褶牆傾屋卸號哭驚聞城  
外人多避樹上作巢居賣餅者以舟送之水旣退南西門外頗有  
死者於是名心半冷亟改教選播州爰偕猶君素翔於九月二十  
一日出彰儀門乃泥淖方深馬煩車殆計七站至柏鄉行十六日  
而始達僕人告曰前路蹊蹺特甚兩渠環夾泥輓如繇車轍深二  
三尺非益兩驂難移寸步遂入鄉中覓驂二甫至中途新馬不良

於行奔墮渠中轅馬折骨車輪倒翻猶君坐車外一躍卽出子不  
及出遂入於泥忽聞號哭聲久之知爲予僕王元也問何哭答曰  
主人非死去邪環顧一身泥如黝聖始悉王僕之拔我於泥也負  
至側路人家邀猶君暫憩倩鄉人搬運行李小佳二日覓健車取  
山路而進至十一月望乃達樊城此後命舟如鶻出籠矣

予捷春闈之年卽四弟捷秋闈之年也出京未悉榜信洎由洪江  
趨黎陽謁先大夫乃悉先大夫時爲開泰教諭入門述改教事殊  
不憚以爲不安勞苦也繼亦釋然而先恭人甚歡謂兒父有側室  
可代予勞兒先之官予當後至也適值先大夫生辰祝者甚眾展  
一曠錄

五

家蔭堂

同年壽屏使予應客意甚慰焉

壬戌教授播州

學宮傾圮建議新之肇修在甲子之十月卜吉者宦孝廉衡園也  
宦曰朔日凶星避位吉曜臨宮最吉然不無小眚卒無礙予不之  
信至期坵卸

大成殿梁朽有傭者從梁端墜地地皆椽釘布滿羣驚而視之已  
氣絕矣宦曰不妨論星象不得死以沸湯灌之逾時復活越二日  
傭如舊

丁卯夏播州大旱禱雨彌月鈺鼓之聲徹於雲漢鄉間荷米者羣

奪而分之城中亦聞有議劫者民請發常平倉平市價太守以此事必須通稟不能擅發白於眾眾愈急勢洶洶大令胡渭光與予友善予趨至縣署告以急狀胡曰若如此事將奈何予曰擅發常平罪不過一身而已民命可憐民情可畏愴一官而激眾怒儻有不測何以應之且身爲民牧卽蠲發數百石米以濟變上官何說之辭胡曰是則然矣究竟太守在必稟而後可予曰儻渠拘於例請而不許又從而矯之其取戾更甚不若召集米肆各先給米十石令依市價減半糶竣復發急安眾心再詣府請罪太守將如之何邪胡曰惡於上而澤於下亦計之得也遂發令十六日開倉越

一曠錄

去

家蔭堂

三日大雨田禾盡甦

趙太守邀予遊桃源洞洞口有李太白聽鶯處碑趙云據太白詩去年釋放巫山陽可知流夜郎尚未至夜郎也然必力辨其誣殊可不必姑尋兩證證之其一白有烏江別宗十六詩播州固有烏江也其一白有白田馬上聞鶯詩播州城東又有白田也且白田已縑絲見民間繭絲甚眾是大可據矣乃建懷白樓於桃源洞

海龍屯離播州城七十里楊應龍孽地也楊氏自有唐稱臣納貢儼有疆土自比夜郎至應龍跋扈不恭私具甲兵有田雌鳳者美而善媚遂嬖之時以酷刑治部下俾雌鳳觀之以爲樂聲聞

朝廷而問罪之師至先應龍入京與劉將軍縱最善劉知其有異志固勸之且曰若不悔他日捨汝者非我而誰後果如所言聞其地甚險與諸生談次及之乃裹餼糧躡屐履奮袂直走三十里入山坳兩山夾路委蛇蛇涉溪流而上者二十餘里遙見峻嶺橫霄翠雲壓頂蠹不知其幾千萬仞撩衣而上歷石磴效猿猴汗流喘促不跋其巔不止也俄而石闕當頭危乎欲墜迫而觀之飛龍關也由關內側上百餘級則玩月臺在焉臺之東石榻長二丈許寬丈餘雕龍剝落苔蘚依稀相傳以爲應龍寶坐後一廟尙可棲止老僧炊魚子飯采青蔬以佐之甘美異常羣宿廟中明晨再陟一曠錄

七

家蔭堂

一峯已臻絕頂天可捫星可摘俯而視之白雲環帀皆在足下紀以兩律而去

蘇亭雷解元名奮遠與予交好結婚嫻瀨兒之婦翁也自言癸卯夏月旣望於陳氏館中夜坐良久入室登牀月光映照如白日甫就枕門忽有聲見青年女子款款而入徐步至榻左倚壁立若欲語者疑此閒無狐必鬼也披衣而坐聽其所爲女掩至牀前兩手持其擊冷透骨雷大聲疾呼女噴沫如珠入於口遂覺喉間有物咽下涼爽異常略饒甜味下牀尋之已杳乃喚主人以一老僕伴宿四更後乃假寐是年遂領鄉薦或曰口中噴珠狐也狐之珠益

人神智

遵義原隸四川故多仍川俗家供壇神其有零落遷徙者壇無主時出作祟謂之冷壇蘇亭一日召予早飯忽廚中喧嚷蘇亭趨視遽出口怪事飯在甑中忽失去予亦視之甑如洗矣因曰見怪不怪其怪自敗鬻麵食之後亦無異

播州陳君懷仁博聞強記卽牛馬經亦過目成誦尤精詳反切予與過往多所取資嘗言丙午鄉薦之歲假館會垣之武侯祠一夕醉歸夜已半扣門久不應忽門自開見一僧龐然而立大不可方吐其舌尺許心知其爲鬼也駭極不能移步直至天明乃入數十一瞋錄

六

家蔭堂

日眼中猶或見之說者以爲不祥然是科中選

孔生某先爲播州黎園子弟適予館太守趙蘆洲署生每於署中作劇覓閒頗徠予駭其姓因詰之據言其祖籍山東職都閫歿於播遂家焉門庭漸落值歲歉其父因售之今十四歲矣恥隸是役欲脫無緣言次涕淚隨之並求教之以字予自顧一官首藹欲從擊海航人大不容易姑叩其所贖之數答以百金乃可予述其志於少尉陳君復廬陳亦心動許以五十金贖之其部頭不許急率之遁於滇昆明太守見而異之兼得其巔末慨然曰百金易事爾立召部頭渠遽倍其值太守怒遂白於伯制府而迫之以刑乃得

贖制府以屬通海令使課之謂其山東同鄉也有明經張君者自薦不取脩脯而爲之師己已謁予執弟子禮求見予喜甚見而教之旋入泮癸酉獲選拔或曰是不可記恐爲生玷予曰渠始十二三如赤子入井少長卽恥求去其志氣已足千古記之所以哀其志而牽其遇也何玷焉

桐梓令吳君敬森山東人與予交好渠因案徠郡其幕友劉君亦與予厚予與吳適宴於遵義縣署二更後各反寓次日予謁吳吳呼怪事云昨夜歸徠甫入門聞擊搏聲疑誰與劉君鬪也推其寢門視之揮拳如雨腳亦飛揚持之使言嗒然若喪固詰其所以然

一曠錄

七

家陰堂

則曰某氏率其女將與我爲難也先是桐邑有童生某贅於某家衣服飲食皆資之於是婦有驕色雖生女已三齡而反目之端已非一日某日其妻虐遇之生恚甚持鋤柄擊之死其女泣而呼之竝一擊而斃吳以其爲寒士竝壯其意氣遂加憐恤與劉謀欲刪去其女俾令稍從末減爾劉君正繕此藁而冤魂必不相恕以是歎人命至重律案難誣如劉君所爲實以一念好生僅求末減且受鬼譴況以贓私出入人罪者乎

昨酒以高粱爲之或雜糯穀竝煮水視梁多寡爲度水盡梁熟出晾之乘尙溫時和以麩蘗盛以巨缸泥固封其口約半月釀成久

愈醇每客至主人設酒用小罈分出缸內糟以滿爲率灌沸湯亦以盈爲準先用糠火煨之飲之頃席前置杌移罈於上別以桶盛沸湯並列盃於側用通竅小竹竿長二三尺插入罈中謂之簽臺主揖上賓賓就臺揖乃以左手把竿而咋以右手持盃取桶內沸湯徐徐傾入隨傾隨咋視盃中水盡罈口恰盈是爲一盃眾賓以次就飲周乃卽席辯食諸肴次巡飲不復揖矣若婚娶慶燕則客多卽設罈數處分咋予至鄉中適有嫺事揖讓而飲周而復始蓋觀於鄉猶存古意焉

播州所屬仁懷縣產鮮荔支聞而未見心甚羨焉適邑茂才袁素

一曠錄

辛

家陰堂

庭負笈徠從具言其狀屬購之因相距二百里非三日不達大庾色香味之屢變也遂使健兒馳送一晝夜卽到狂喜啟筐視之狀如小桃色深赤掠其殼晶瑩光潔膩若羊脂蘇玉局比以江瑤柱恐尙遜也味如蜜食後略酸說者謂此川種爾若閩中則無此酸意矣顧閩中不可得此已出意外因思楊妃一騎紅塵卽川中物也聞與粵去長安將萬里豈能供其一笑邪

播中有水檳榔又名馬兒檳榔大如胡桃破其殼有子數粒似銀杏而小再破之其仁盤曲如蝸牛入齒絕嫩嚼後以涼茶少許嚙之清甜之味盈於喉達於腦如甘露灌頂美不可以言喻後遊廣

西亦間有之他省則未聞有此

己巳夏五月南坪弟舉進士改庶吉士先恭人聞信喜謂華曰吾喜得挂數珠並喜汝得助手矣署西牆外綠萼梅一株予手植也忽於六月盛開賓朋燕集皆以爲瑞予訝其非時竊心悸焉越數日母腹瀉甚急延醫治之忽止忽發無可爲計祈劑於宦孝廉衡園以爲脾弱宜補投以參桂復不效於七月二十一日遂棄養矣梅亦遂枯草木爲妖其端先兆以是知非時之瑞非瑞也

壬申予訓讀劉松齋先生宅黃生某從焉生婦忽被祟黔中謂之小神子也或附婦體而語似與生爲讎極口誚讓或從空中擲甌一曠錄

三

家陰堂

石使人震懼卻不著體或暗中放火帳被衣裙移時生焰舉家爲之疾首後移其婦於尼院祟遂絕

予服闋後教授勻陽至聞獨山黃定遠已捐館老母猶在堂遂親詣母夜半聞機杼聲明晨進翊清翰清兩嗣子問之具言其家婦女無不紡織者凡一女生至十歲卽授以紡車一架先學紡次學織及嫁時衣服帳被皆出於此父母不過爲具木錫等器而已娶一婦至則其夫之衣屨皆取給於婦織並所生子女亦責成之是

以力勤而家裕也此風近古司牧者可采而行之

丁卯莫春兒輩患痘四兒顛於痘後復瀉變爲血痢至秋盡未愈

肚大青筋盤結百藥不效予閱醫書得唐太宗醫氣痢之法以黃牛乳飲之一甌而血卽止越五日復發又進一甌遂愈又六兒灑久患洩瀉積數年醫治不效乙亥予館於勻陽府署門下士食牛乳索而飲之服四小盃而亦愈因念瀉痢久者其脾必弱草根木本斷難取效惟血肉之性可以滋之且牛乳力厚故脾土易培也錄之以告患此疾者

丙子生育過多至孕灑兒時血氣大虧矣兒生下無點血形如羊肚計以爲不復得活彌月後皮肉乃舒顛骨四大塊青筋繫之皮薄如紙摩之可懼漸長漸合圭角稜然肆中無合式帽者惟訂制一曠錄

三

家蔭堂

乃可相者曰德門何卒生此魁星象也腹大而顛頗與頭稱觀察成公多才能尙意氣適奉大憲檄查屯田分委賢員四出忽青睞及予調司總辦一日偕朱仰山大令李西垣孝廉共食談次評定三人謂仰山西垣平平縣尹而已如石藩者中有魄力他日必多建樹勿以其廣文而忽之也但須記取用才時不宜十分使盡爾子以庸材對成曰毋多讓願誌今日之語以爲異日之箴使不負我兩人相好矣予謹誌之後聞成與沈太守由澗水放舟入楚共飲船頭飯畢回至木船手足撓亂言語支離厲聲喝曰何物妖魔敢於如此不逾時竟斃士民憐之而議者以成治獄明決惟

嫉惡太嚴爾

蔡太宜人者封川明府之女適孔氏夫早卒遺孤子寄食外家子名憲典號敘五性聰敏篤於孝行母矢柏舟節最堅兄欲迫而嫁之乃移爨鍼帶以自給子稍長勉以力學遂補弟子員子教授勻陽熊孝廉某語子曰孔憲典某壻也先時以女妻之原約與同居今彼且貧甚當接取徠勻受業門下及生徠學奉其母居熊氏子重其節而尊敬之視孔生益加愛護居月餘生愀然過我詰之咎曰母患瘧甚醫藥無所爲計子曰病宜速調攝助以數金資藥食生不解衣而侍者三十餘日忽一夕喜趨子曰母愈矣但居熊家一曠錄

重

家蔭堂

常鬱結何計可以脫此予爲謀館省中奉其母以去戊寅鄉試生遂獲售及大挑一等予助以百金俾建坊以彰潛德乃迎板輿至楚南藉祿爲養

勻陽產橘甚甘美雖福橘衢橘無以過之又產鮒魚環脣有釘數層如菜豆大較常魚肥嫩而鱗內脂香殊不多得每歲四五月漁人鬻之價甚昂論者謂城外有河河中有魚玉石立夏後始徠朝故他處無聞焉嗣予遊吳會所見異形而鱗味實相似

八寨產蘿蔔有楊生受業於予遣莊夫二十人送此物至計其數亦如人數蓋有一人擔兩枚者有兩人荷一枚者小者亦十餘觔

大則數十觔也味儂雪梨脆亦相埒

戊寅七月予攜眷回麟陽寨十月邨中有聲如雷鳴始猶殷殷愈久愈宏驚而察之舊日嘗聞甌有鳴者因徧訪鄰舍皆言非甌也請訓於先大夫曰甌鳴無此宏聲記文選註云里社鳴賢人出意者其里社鳴邪

予得保舉後將之京先遊粵中己卯春正朔日過柳州遊思柳亭謁柳子厚廟初四日出象州至鷺鷥巖榜人不戒舟忽橫行絳石灘上聞石裂船底急出視則頭槩兩人悉墮灘下矣灘高丈許湍聲如雷舟裂絳石如荷蓋搖搖欲墜眼見兩槩人同溺心寒顫不

一曠錄

言

家蔭堂

能言自分斷無生路僕疾呼救遙見下流山港中隱隱有小船徠拚命待之至則翁立船頭媼據舵側雪髮婆娑逆灘而上灘危湍急忽卽忽離心如懸旌恨不能一躍而下翁以鐵篙嵌入石瀨以一手持篙一手援予予乃自蓬窗中委身躍下適落小船中竟得不死而兩僕究不知何如也聊泊沙灘瞠目以待俄而僕咸至並行李無失問之云予下小船時上游卽有客船過呼取救之故無恙又問原船僕云行李取出船卽浮隨水墮灘下矣喘息稍定覓二老謝之不荅而去竟不言其姓名詢之岸旁觀者亦不識其誰氏也乃以老人所不受之錢屬里人撈取兩槩人尸別覓船而進

是日泊金雞汎終夜不成寐不特功名心冷卽此身已作游魂回憶家有老親潸焉淚下蓋不勝痛定思痛之苦矣

肇慶城北有七星巖曲折森列如北斗狀中一峯洞壑開廣可容數百人奇石穹窿清泉映帶小坐其閒徘徊不忍去登閱江樓樓高數仞俯瞰大江使人意遠再三十里入羚羊峽榜人語予曰此峽險隘當水漲時湍急不得洩忽作旋去聲渦舟行過之一轉而沒予聞而悚然

五羊城尉佗築舊傳築城時有五仙人騎羊止此故名卽今之廣州城也城外有海珠寺在寶珠江上世傳嘗有賈胡自異域盜其

一曠錄

三

家蔭堂

鎮國珠逃至此國人重載金寶墜贖以歸半道珠復走還江中故名梵宇琳宮光輝奪目幽邃宏敞遊人多乘沙姑艇攜妓游覽不絕亦勝地也

雙門底高大如闕當布政司之南街每日十二時樓上懸木牌以示初正二候無或爽者由東偏歷階而上至樓頭則銅壺滴漏在焉漏制於有宋至今千年矣高七尺許臺分三層其頂置銅釜盛水若干水由臺內出達之以半面銅管由上至下徐徐而滴至末入於桶桶中插有十二時木籤分初正二候水自桶底送籤而出水滿籤盡又反其水於釜周流不息水不足益以他水上以釜滿

爲度下亦以桶滿爲度晝夜不絕不差累黍思其故不得詢之故老亦無解者聞蔣礪堂制府倣其製造之盛之以水不流則塞殊不應候

春水船如天上坐予過青草湖值春杪夏初水漲時也夜色朦朧月光澹蕩一葉孤舟遊萬頃波上行百餘里無人家心悄然不復就枕時聞水鳥突飛驚悚無似命二僕助力打槳達曉及了磯廟聞有賣食物者乃得放膽

椰子大如笮搖之汨汨作聲剖其殼爲瓢謂之椰瓢附殼嫩肉厚三分許切而食之香味如胡桃極饒風味特不可多食肉裏得甜

一曠錄

三

家蔭堂

汁約二盆中含一毬色白如珠食之如瑩齋而微老鬻魚形圓而色罌周圍二尺許剖其介亦可爲瓢中有子如豆形甚多羣煮而食之粵俗清明日拜埽墳塋必以此物爲祭取其有後云爾

魚生以生魚薄切入薑醋而食之粵人嗜此然腥不可耐新會之橙甲於天下香甜無可擬每人口津津若甘露黔中亦有類此者名曰黃果形相似也然而酸矣

我生本是多情種不食人間比目魚子夙聞之而未見也廣州之肆市焉魚形極薄兩魚各具一眼相輔而行絕不少離離則不能

行矣故舉網得之必雙觀其狀揆其情誠有不忍食者

桃李花盛於三月粵東正月初桃花盡放矣氣煖故時物較早

夏仲抵都與南坪弟未見面者九年矣六月朔引

見得以知縣用歸徠腹下塊然結核癢不可支倩醫者視之據云危症也投以參芪桂附數服乃漸腫焉又數服狀如茶船橫於丹田上痛楚不可言然恐南坪弟以爲憂故忍之不作聲息自以爲鷺鷥巖不死必不卽死也不數日醫者忽歿復延他醫敷以丹膏食以油膩之物牽胃氣甚盛旋食旋餒故不甚苦然自病至愈凡八十日實生平未受之險症也愈後血氣大虧兩腳不能著地延一曠錄

七

家陰堂

至十月乃可扶壁而行忽聞瑣兒鄉薦信竟奮步至提塘觀題名錄後亦漸次加健

庚辰瑣兒聯捷適閩省同安大尹李松吟至京相契好因約予同赴閩中予亦以邀選無期迫欲歸省計由閩轉黔爲託盜計李先發子俟瑣兒改庶常後六月出京大雨泥淖行四十日始達王家營七月至杭覽西湖之勝歷富春山水登子陵釣臺以入於閩此又生平快事也閩山以仙霞嶺爲最峻攀援而上五里許達於巔古剎崇巖過客皆於此暫憩有一聯云到徠福地非云福出得仙霞卽是仙至浦城訪眞西山先生遺蹟至建甯郡求考亭夫子讀

書處又至延平楊龜山李延平諸儒故址存焉直過洪山橋抵同安已在八月杪矣至松吟以械鬪案赴鄉予趨而見之歡然執手如同氣因藉悉械鬪之事

粵東之潮州福建之彰泉其民聚族而居或數邨或十數邨同姓相聯勇悍不可理諭其異姓邨莊有相毘連者雀角鼠牙必不相下始則搆訟繼則成讎而禍事遂起未鬪之先鳴鑼聚眾集祠堂聽族長議訂期某日鬪各出器械排列邨間遂殺牛大犒樹旗放礮儼若戰場鬪畢各檢所斃多寡準其數以爲敵餘乃取償控於官則互攻其富家及名位之重者臚列之以爲首竟有讀書子弟

### 一曠錄

三

家蔭堂

足不履戶外亦罹於案不得已而逃之終其身不敢露面旣相持不下久之議和則各出一二萬金以贖罪計兩姓共三四萬金營縣兵胥皆得朋分而人命關係概不復問不仁不智莫過是矣胡不於搆訟之始悉心聽斷俾之各平其情其造福不已多邪

彰州道上有江東橋橋凡九墩每墩置三長石石長三丈許寬三尺厚亦如之計九墩用石二十七條大小長短一律駐足遲回絕不解此石之何以采何以運何以成橋也或者以爲仙人之力終不能無疑

洛陽橋舊傳蔡狀元遣夏得海投書似屬妄誕然予過此橋有夏

公廟香火甚盛民間有所祈禱輒應亦疑團也橋長半里許石不及江東之長然亦他處所未見

彰州府署朱文公所肇修極宏闊門皆石坊凡數重舊傳彰俗有私奔者文公乃制爲女屐使著之不便於行扶之以杖故有文公屐文公杖之名又婦女出入必以布巾蒙其首惟眉眼口鼻外露亦所以防淫也名文公帕

同安城外懸巖上有斗瞻二字朱文公作同安主簿時所書後賈似道於對巖亦書斗瞻二字雷擊之倒置山下懸署中有井以闡護之傳爲文公所封云

一曠錄

无

家蔭堂

廈門海島也予與陳渭川員外登鷺門島望之近波深綠遠波深翠萬頃連天不知所極渭川向南指曰此去過澎湖達臺灣風順三晝夜可達否則經月不能到又云過澎湖有海腰一道低海水五六寸許寬二尺餘色翠如墨海於此分南北焉所產海物兩不相似

閩中產荔支風味愈於兩粵江家綠不可知而陳家紫依然在也憎遊非其時未獲見其鮮者而荔支膏則擅名鼇峯下矣

閩糖味厚亦倍於粵蓋其地較澤也蔗林中產白蟲如蛆狀暴而乾之圓轉如環鷺門人作食品餉客輕脆而甜得蔗味也

蟬產廈門形如蟬大如盤腹青藍色味亦與蟬相似而肥過之  
廈門之紅瓢柚徠自臺灣剖其皮瓢如石榴子鮮甜香美味似新  
會之橙

道光元年辛巳四月予由閩反京路經嶧縣謁孟子廟廟在嶧山  
下山石峻嶒岱宗之麓也其脈由尼山而徠故能繼尼山之緒而  
氣象尊嚴亦卽與嶧山相準廟前有古檜二株與

孔廟遙遙相望階下有天震井紀於石言與洙泗潛通其理宜然  
非附會也

是年六月都中瘟疫盛行傳染甚眾初染時吐瀉竝作腳筋爲之

一曠錄

三

家蔭堂

轉動醫者以鍼刺之見血者服以痧藥可愈其不見血者立斃有  
提籃買菜而斃者有坐賣食物而亦斃者道途枕藉猝不能防甚  
至醫士視疾一登車而已斃者曰凡數百人於是人有自危之心  
求方問藥不知死期予偕南坪弟及次子頊依依相守每至夜半  
不忍稍離大懼頃刻間遂成永訣也立冬後疫乃止至次年復作  
禍及仕宦之家不獨貧賤人矣聞山左鄉試奏改九月而闈中尙  
斃百餘人黔中初染此疾卽相率舞龍燈竟得幸免或曰龍陽物  
也爆竹之聲火藥之氣能辟陰邪理或然與

報應之說儒者不言然有時適應者子弟南坪職四川司主簿時

會忤堂官意有姚廷清者浙江人幕於黔與予舊識後冒黔籍領鄉薦壬午會試未拜同鄉及揭曉聯捷無人出印結

殿試有日矣聞予住貴州西館直入予寢固求南坪弟印結弟因集同鄉官議之白於眾曰彼固由鄉試徠也家鄉人不及攻因其聯捷而攻之已成之名殊可惜也且攻之不復更補一黔人矣坐中水部宋某云令彼出金三百修理會館何如眾弗應少頃農部某與西曹某皆含憤徹弟曰吾先有禮於眾矣乃召姚與之結某某議論沸騰遂具控交刑部審辦又羅織南坪弟受姚賄五百金再控堂官修前隙奏請革職嚴訊十日無端倪乃鍛鍊姚使以一曠錄

三

家蔭堂

捐金三百修館之說誣弟姚不忍也熬審不支乃從其誣隨召弟鞠之三日不能成讞予語弟曰彼不過欲奪爾職爾清白之遺何堪受此折磨也弟乃誣服莫須有三字竟成冤獄矣未幾某以惡詐不遂致獄獄成而歸死於道路西曹某死於京僕妾背逃審官以別案坐贓出西口死異域此其最速者其後某補縣令西曹某得知府同時革職卽授旨造是獄者勢焰盡亦干咎戾無一善終者不必爲子弟事而不營爲子弟事也噫彼蒼者天胡不憐憫壬午秋將歸黔聞劉松齋先生解組駐山左之濟甯州趨之隨運河南下晨昏接晤詢及嘉慶十八年軍事先生歷歷言之先先生

爲運司時忽夜半有人馬馳驟聲疑爲兩監司過門命查確回報始知爲李文成謀叛定陶失守賊勢甚猖獗先生披衣奮起立買紅布百餘疋製旗數千上書

聖世良民四字卽親詣大府求見並請帶兵勦之大府鄭重有難色先生力陳賊兵初起爲數無多尙易撲滅若俟其糾集日久則米脂之禍正未可知言之懇懇乃發兵又請大府親將由大路走東昌抵曹州運司由小路繞道金鄉魚臺以防賊剋出議定卽從院署出齊河不復歸署至齊河旗裝俱備聞大府猶持重稟趨之第三日乃行先生馳至魚臺則賊已出示布滿邨集人心搖動不

一曠錄

三

家蔭堂

知所從先生曉以大義就中有紳耆能解事者皆曰所諭極可感但懼大兵至不分阜白爾先生各付以旗令插門柵誌之眾大悅迺灑而前每過大邨鎮皆如諭凡七日達曹州大府尙未抵曹也又馳稟速之乃直達曹聞賊聚扈家集先生請兵得九百大府命協鎮某協同勦賊某執先生手曰某未經戰事此老命祇合交付先生矣先生曰予亦七十外老骨頭尙不自愛君何惜焉若輩烏合有我在不必懼也偕至定陶離城二十里安營先生獨乘快馬隨帶四五人善騎者旋繞定陶一周便下令曰城中無賊可入城安撫入之人煙寥落從灰燼之餘搜集數百人備問前事獻欵欲

絕隨取門扉使削成牌大書

聖世良民盡頒鄉市撫綏畢率兵指扈家集行數十里忽傳令造飯飽食云賊將至矣眾不信促令食之又令整隊徐行若遇賊主將不出聲不許妄放鎗銃違者立斬各兵應命甫五六里賊果至俟其逼也先生以鞭畫馬首大呼曰殺聲如霹靂眾鎗齊舉殷震邨谷賊知爲劉青天帶兵先已膽落被鎗而倒者無數遂拔靡望集而逃先生催兵直搗集外時已黃昏諸軍欲立營寨先生曰乘其喘息未定聚而殲之毋使暫憩斯爲上策乃分精壯塞其集前而以稍弱者具火彈射入集中火起賊不待食而奔有重兵遏其一曠錄

三

家蔭堂

出路終夜亂竄均沒於火稽其數約一萬人無噍類矣乃馳報捷書至曹大府聞之服先生之識而並譽先生之勇疏上得

褒旨擢雲南布政使旋以山東多事畱爲鎮撫先生請改武職授登州鎮後調曹州鎮乃致仕

松齋先生嘗語出鎮登州時登蓬萊閣閣在城上俯臨大海自宋至今閱五百年未經修理乃籌費得二萬有奇而閣中需用井口四柱不可得方憂慮間忽巡海兵報海中風浪大起竟夜達曉有大木五株近岸先生喜曰此天賜也率百餘人擎之以其四爲閣柱遺一柱惜無用處而金尙有餘乃更修

文廟都人士樂之適查廟中井口柱完整者三其一內蛙卽以所遺柱補之冥冥中殆有數存乎其間邪抑待其人而後行邪  
癸未四月初十至家先大夫柩在堂痛居苦次時方亢旱每焚香燭心竊危懼奉遺命葬盤龍山待南坪弟之徠也姑曆焉迄弟自晉反京攜眷歸徠已九月矣乃擇期十月而窆

族姑夫蕭年五十特開筵稱壽予遣四兒顛往祝之食畢眾賓將徵蕭忽語曰承爾輩徠祝壽可就便送死也聞者駭之姑亦訝其不祥蕭曰且姑俟之予非讖語也旋令兩子至側屬以家事謂我負某家債若干某某又負我債若干計其數足相償我死不宜厚  
一 演 錄

書

家蔭堂

費顧親家某與我心契延之點主足矣聞者始驚疑之天將瞑入寢室據牀以坐似有病態姑欲哭蕭曰且緩待予命哭乃哭頃索藕粉與之食畢索水漱口乃曰可以哭矣瞑目而逝

乙酉服闋候選都門冬至月有同班某私語予曰滇省之師宗縣人所畏而避者也選是缺者無不告病已改選三次矣吾與君正月當首選儻得此缺柰何吾有友可託不過百金便可將此一缺移入十二月選不然卽入徠年二月亦可宜早圖之予應之曰凡遴選者皆吾輩中人也我畏其苦誰能受之苑枯有命爾順受其正焉可取巧以違命邪且焉知師宗之必及於我也又焉知不有

甚於師宗者君其已焉陳渭川聞之曰石藩此心便當選好缺  
按予選缺數有兩缺卽到丙戌正月二十日截缺已有其六適會  
孝廉徠善卜請卜之兆成曰官旺極矣自是優缺然文書未動必  
不在此六數予曰缺已截尙何疑邪及二十三日報添一缺卽河  
南輝縣也問其故荅云二十日到科今乃發出爾會曰必此矣果  
選是缺

輝縣爲古共城周共伯和所封之國卽共首今之共山亦謂之共  
頭左傳太叔出奔共又以共滕之民五千從戴公廬于漕皆此地  
至柏舟詩序所稱衛世子共伯者乃諡今縣署東有共姜臺廟乃  
一曠錄

壹

家蔭堂

後人之傳會也城西北五里有蘇門山山下出泉名百門泉詩所  
云泉源在左卽此山之巔有孫公和嘯臺其右爲邵子安樂窩去  
太行山僅三十里一望百餘里列障橫天西入潞安府北聯壺關  
縣蒼蒼莽莽莫可窮極尤奇者環泉皆大儒遺址晉有孫登宋有  
周程邵四子元有許魯齋姚雪齋耶律楚材趙江漢實子聲  
國朝有孫夏峯諸儒先後講學於此子皆爲之葺其祠百泉之盛  
所以甲於天下也

泉形方而長約一頃四十餘畝水清澈底北山下噴沫如珠累累  
然不知其幾千萬泉也泉之中有清暉閣古柏十二株環之如蓋

故盛夏暑氣不侵予重加修葺益之以船房種之以修竹遊人至此皆流連而不肯去

百泉南流匯丹河入於衛輝府是爲衛水禹貢恆衛旣從之衛卽此其水東南匯淇水達楚旺豫省之漕悉於此輓運

其姜祠在縣署內

子羔故里在東關外其祠不可考

竹林七賢祠在縣西南六十里

鄧城相傳漢獻帝爲曹丕所逼避居於此城址猶存去七賢祠五里許

一曠錄

三

家蔭堂

凡城在縣南二十里

縣志有雲石奇巧天成予訪之不可得泊築船房忽於泉中掘出長六尺寬三尺厚尺許文理井然玲瓏刻露宛若層雲列岫不可端倪予爲之記曰雲邪石邪徠從何處止汝於此且莫飛去

丁亥歲四月麥熟有兩歧者八月黍熟亦多雙穗不特此也秦椒柿子亦皆竝蒂據耆老言之自徠無此豐稔

百門陂碑唐人孫去煩書也李雙圃觀察從金石考得悉寄書徠索予於修衛源廟時披草萊得之沙水冲刷強半剝蝕然亦多完整者因置廟檐下跋誌之

己卯歲予遊榕城有句云莫嫌拳曲材無用多少人家庇蔭中丙戌春承乏輝縣署中有槐樹老幹盤鬱蔭可餘畝其最下處如伏虎狀鱗鱗斑斑然中空半面可容兩人相傳爲唐時槐子卽以唐槐兩字勒之石憶予家亦有古槐一株不識始於何時大盈雙抱直幹參天有遙遙相映之意因其覆庇已久祖父皆受蔭焉故以嘉蔭額輝署以家蔭名吾堂並紀舊句於上以爲朝夕之助云

輝東二十里有潞王墳隸新鄉縣予赴郡時必過此墳巨如邱山築城環之城周圍可二里許皆以整石磨琢而成旣崇且厚其右則妃墳形圓大亦相似計其工費非數十萬金不能潞王神宗弟一瞋錄

家蔭堂

也明季藩王侈肆於此已見一端

輝北五十里至四十八盤其地盤轉而上凡四十八故名焉盤之中有良田美池晉宋岳忠武戰金兀朮卽此處有司寨傳姓者自唐至今八百年皆享厚實嘉慶十八年李文成不靖敗走盤中據司寨以爲固總鎮楊芳從臨淇開道掩而殺之殲其黨三千人而賊始滅先傅氏聞賊警攜家逃入山中賊退始還而屋舍皆灰燼矣辛卯歲楊以擒張格爾封果勇侯還至百泉上與予談及盤中戰事猶眉目飛舞津津不輟

庚寅夏予代理汲縣事同日遇吾鄉兩奇人楊誠邨擒張格爾封

果勇侯其功奇矣而書法摹王右軍聖教序神似著平平錄十數萬言又心性之理析及精微相見後同至百門泉曠談兩日而去又劉觀亭太守之伯母豪俠絕倫鬢眉男子不逮也出重貲爲觀亭援例授湖北大令擢太守凡內外政皆稟命而後行母能識微見遠億無不中是以名重兩湖且於麻衣子平術數莫不通曉故名公巨卿登堂拜母者不乏其人子送果勇侯去後仍回衛源三日侍談說盡生平事歷歷如數家珍才大而心細奇女子也

石門口在太行山深處距城五十里迤邐而上有三潭其深無極望之水綠如苔潭側有廟宿其上湍聲若雷夢魂爲之驚愕時方

### 一曠錄

三

家蔭堂

夏旱予步禱至此日將莫土人餉我以瓜菜食畢欲寢心憂旱不得寐披衣而眺見月上山巔沙明澗底彷徨竟夕聽雞鳴乃具香楮禱於潭令僕人滅燭危坐而待盼朵雲不可得也東方始曙將回車見潭中青煙一縷直上疑將出雲及徐步出山翹首天邊翠雲已封山頂策馬疾驅隨行者奔走汗逐甫入署而雨卽至農人大喜皆以爲神越三日覘之一縣被澤出縣界里許竟無雨亦奇應也

范獻者邑西關之農人年二十二歲其父爲定婚李氏已十餘年矣女二十一歲父母因年饑乏食遂以女別許張姓合蓋有日矣

范偵知倉黃徠告急拘張諭毋片刻羈至則花燭在堂甫經成拜張至訊之不諱見其狀甚猛惡強娶已字人家女乃重杖之並杖女之父仍以其女斷歸范氏女亦不願適張爲父母屈故不得已而從之意大可閔令范獻與之匹當堂成禮鼓吹藍輿送去入門執事翁姑禮勤操作鄉里聞之無不爲之稱快

郭雷邨高氏農家女自幼適李氏十五年生女三家貧力作無稍怨其夫好遊蕩高時以正相勸卒不改高亦安之忽一日高以冤鳴問其故則李與外兄謀誣而賣之氏述得其實遽以鳴官夫女重三從義無再醮高氏非素嫺禮訓乃能不厭其夫之貧且簪而一顧錄

堯

家陰堂

欲相守以終豈非貞性天成者邪爲之兄者竟欲從其夫之謀且於中漁利苟非良心汨沒何遽至此用是懲以重刑而其夫亦在所不宥矣乃刑杖方施高氏遽爲頓首竟不忍其夫與兄同罹重杖也非惟知義其仁厚爲何如耶爲之夫與兄者能不愧死哉予嘉其志節閔其艱難厚給之俾資以謀生

峪河鎮王氏婦年二十許染病數月忽昏迷不醒口中自言我是畫眉籠被人殺死已十二日可喚我兒徠與我報讎如是者刺刺不休王氏之夫乃邀地係其聽之語復如故畫眉籠者老妓也年六十八其子亦五十歲矣子以母老猶不能安室諫之不聽乃避

居薄壁鎮其母獨居地係奔牛其子至家破扉而視之果裸體死  
地上鼠嚙其脣頰過半矣予卽輕騎往驗但見被褥箱籠一空檢  
其尸右腿上鐵器傷兩處欲訊鄰佑則孤房一所而已凶犯何人  
不知所揣因懸賞嚴緝越七日案破乃推小車爲業者年三十五  
歲十年前與老婦姦至今不絕某日向老婦借錢不許是夜同宿  
再向僭終不許互罵氣憤遂起而縊殺之供認不諱乃定讞

西關外有路斃者驗之赤身無寸布手足亦無傷痕項際一布繩  
纏繞頸後結一活套驗其縊痕不深亦不甚紅傳詰城市無有知  
其人者歸語幕友婁君婁曰以赤身論當照盜案開參若僅報縊

一曠錄

卑

家蔭堂

殺緝凶而已予曰不實報何以懲凶頑對死者也乃懸賞嚴緝並  
禱於神冀神之示兆也三日後項兒忽夜夢有呼云林縣者再語  
予曰得毋凶犯乃林縣人邪予姑領之半月後鼓三下門外喧傳  
獲正凶矣予振衣出詰獲犯馮玉一訊而伏據供死者名陳清同  
爲林縣人因乞食至此陳患瘧疾馮曾乞飯飼之後陳病重怨罵  
不已因乘其危而縊之遂脫其衣袴而逸又問捕快何以緝之云  
有黃姓者同乞人也素見陳清有青羊皮一張後爲馮玉所有因  
誘至土窰中詰得其狀告捕揜之又問馮玉何以不遠去答云已  
出修武矣忽念陳清曾否安葬旋而探之遂被獲爾因念儻非實

報緝捕稍鬆欲破案得邪

忽有擊堂鼓者急出問之高註之鐵匠王貴也貴曰我已殺我妻十數刃矣請驗問何故荅曰驗後乃白固詰之終不語乃往驗之年僅二十許刃傷十一處甚重右手擊骨斷皮存觀者駭焉旋鞫王貴因言妻與辛玉通親自捉獲其妻力掣其肘致辛玉脫去故憤極殺之拘辛至堅不承且云何據予亦無以取證乃諭之曰人各有心不可昧也汝淫人之婦而使其婦受此重戮此心已應難堪汝不承又將戮及其夫其竟能心安乎良久乃曰吾愛吾命便不能愛他人命惟是老爺官此八年無一人不稱好吾不忍欺吾

一 廣錄

聖

家蔭堂

直認之矣因悉具姦狀繫繫言之獄乃定命具鐐拷入獄臨行反顧予曰辛玉今夕不承老爺諒亦無如我何也予爲之動容

庚寅十二月大雪城中深二三尺鄉中倍之采樵者無徑乞食者無門徹骨嚴寒貧民交病雖賑恤而所濟難徧心殊惻惻

鈕玉樵作觚臄康熙乙丑河南項城木介木介卽今所謂樹架也辛卯冬輝縣大雪深八九尺或丈餘連月冰凍竹木半枯至春初乃霽益以嚴霜淩澤封凝蔚爲花樹花長至二三寸如馬牙狀經旬不解語云樹架大臣怕未幾那彥成李鴻賓兩制府皆被議

婦自郭雪齋孝廉後屢科無中式者予旣建書院厚其脩脯延名

師課之復時與諸生縱談制藝砥礪廉隅至甲午科乃報捷先予  
倩雪齋占科場中數筮得鼎之九四郭愀然若無濟者予曰咨我  
斷之必獲兩正一副鼎三足也折其一尙畱其二何疑之有揭曉  
後羅生緯書中式正榜劉生道衡中式副榜旁觀者以爲未驗也  
及北榜信至又中姚生輝第筮固不爽也乙未中周生硯銘丁酉  
又中田生心畬李生誠貴十年教訓竟得效如此

衛糧廳理河務百門泉爲衛河之源故屬焉吳君茂楠號勺山年  
七十有二巡河徠泉上予趨接之一見若生平諄諄然序雁行禮  
因畱憩三日開張心顏述其修養之法津津不倦渠齒身全落上

一曠錄

聖

家蔭堂

下牙齦相錯有聲能破胡桃殼善蓮腹中氣方暑坦其腹而鼓之  
從臍上突起一核核左旋自內而外層層圍繞至於骨際而止又  
右旋逐層收捲仍納於臍復從胃閒橫起長條翻跌如波以達於  
丹田仍由丹田倒捲至胃因示予曰如此運法每飲食偶滯一運  
而卽化矣

夙聞孟縣民皆富問其故則紡織也輝邑貧婦女好閒乃設織局  
以課之置機杼二紡車三十擇民間幼女十三齡以內者三十人  
習其事學成又以三十人更習之於是鄉中多有興感者予每至  
鄉屬地保而稽其數擇其勤奮而獎賞之始猶不過數家也繼則

比戶繅繅機聲不絕矣及予改補興化遣僕赴輝歸述輝城中已立布局有民婦寄語曰我輩今日著大布衣皆周老爺所與者予聞之頗慰

辛卯春陸心蘭方伯飭予署陝州事到任呈辭二百餘紙拚音十日鞠之結案過半羣情慄懼請具息辭者紛紛矣訟獄之多良由姦民之播弄得其實而懲之鮮不畏者

蓼子峪在汜水之西卽成皋關口南逼峭壁北通大河左傳制巖邑也卽此龍尾山周圍作嶂而虎牢夾其道約數十里尤爲險絕出西口卽鞏縣河洛環之背負北卽是謂重險

一曠錄

三

家蔭堂

東都在偃師縣界去洛陽二十里而洛背卽極形勢之盛周公洛都此

二程子生洛陽邵子安樂窩亦在天津橋畔由橋南去有關廟規模式廓最後有墓相傳爲侯元首膺處事不可考不敢附會

伊闕伊水所從入也左右皆山望之如闕故名予率六子灑七子頰往遊廟舍精嚴風景淡遠如晤洪崖浮邱往來於此中有石室上下前後左右皆鑄石佛大者丈餘小者如指如豆並大佛之身刻小佛頭之所戴手之所把足之所履無往非佛出廟徧視盈山者皆佛也約以萬數傳爲北魏時胡后所鑿下闕渡伊登香山寺

訪九老遺迹又訪文彥博爲者英會故事俗僧啞口不能對坐對  
伊闕俯瞰伊流清音人耳並疑緜山笙鶴因風吹過神志盎然也  
見屏間有汪士鋐所書香山記甚佳購得墨刻十二幅而去  
陝州卽召公舊治有甘棠遺蹟州署形勢最高據城頭上署後俯  
瞰黃河繞城而過河之對岸卽山西平陸縣也平陸卽古虞國羣  
山擁抱萬綠迎眸又有溝水自城上入於署署中資其洶漑委蛇  
曲折達於民廬憶程梓庭制府至輝縣百泉上與予登公和嘯臺  
席地而坐謂予曰爲令當宰此爲牧無如陝州此二語皆經我領  
受州西五十里爲伊尹耕莘處故舊稱莘原

一 演 錄

署

家陰堂

三門州東四十里三山竝立黃河川流俗分神門人門鬼門舟過  
必由上兩門若誤不利禹貢砥柱山卽此

熊耳山在峽石之東南二十里有西山寺予於寺蓬棘中得達摩  
碑唐大中陳寬撰崔倬書筆意遒勁神似柳法丁星船明經爲予  
誌其巔末一快事也禹貢導洛自熊耳聞其山在盧氏縣爲洛水  
所出茲又一熊耳爾

州署後樹林陰翳羣鷹集之每於嚴冬時吐出痰丸如橡栗大擘  
視之毛與痰結而成也用陰陽瓦爆之存性研末調黃酒服可治  
反胃噎膈症然惟州署可用若肆市賣者殊假藉必不效

予三月到陝四月童試竣卽勸民改修峽石隘道半月之內輸  
六千金值陰雨連絲亟難竣事七月朔忽奉委充同考試官而程  
工尙不及半予甚慮工之不幸也次日卽親詣督率行至張茅遠  
望嶠陵風雨已至工不能施益覺隱憂無措爰駐肩輿向二陵稽  
首祝曰峽石險道失修二百年矣今幸民心踴躍可希就理而霍  
雨不佑豈天之不欲成此工邪咎韓昌黎能開衡山之雲不過一  
念之誠爾今豈不誠而獨不能回峽石之雨乎如際華之將去何  
祝畢雲頭輒轉霽色頓開竟獲二十日晴乃多覓工匠徧雇民夫  
每日千餘人從事大路旅店中如屯營狀至二十二日赴省而工  
一曠錄

家蔭堂

已報竣矣

聞差竣後予回本任適護道存心舟觀察徠遊百泉偕廖太守邵  
庵小住三日已極山水之樂心舟興高邀遊修武之百家巖巖卽  
太行山也山外曲徑斜通至巖下仰視石壁倚天約寬半里許壁  
上有廟數十開遠望如蜂房半縣近之有路以通往來甫入門古  
藤作扉藤二本一自下而上直立於南長五尺是爲南扉一自巖  
竅橫出達於南扉與南扉合而爲一然後盤旋繞樹不可以丈尺  
計矣北之扉卽就石壁鑿成藤狀其實非藤也徧遊精舍曲折窈  
奧最西有大石如陵土人指爲劉伶醒酒臺登之臥鑄醒酒臺三

字每字大二尺餘有古致憺不得款識心舟遊興勃發聞巖上可  
到否土人從斜路引去蠶叢鳥道一線委蛇卻庵太守不能從祇  
予偕往攀藤附木二里許陟巖之巔空廓如平地雞犬桑麻有桃  
花源景象再五里登觀音巖歷百餘梯小憩其上心舟告予曰力  
竭矣請止遙望一峯特起直逼斗牛可知山上有山天地之奧區  
人不能盡窺也乃倩人扶掖而回顧予尙健步讚不絕口

是秋因公赴郡廖太守邀遊汲縣之香泉寺地僻頗多幽趣驅車  
偕往至山下凡四十里山坳車不得入乃著屐鞋彳亍而上迴環  
紆折渡小溪登峻嶺始入禪院院中一浮屠高數仞以輒爲之輒

一曠錄

哭

家陰堂

上皆小佛羅列不可數計詢其創修年月眾僧皆不能對良久由  
塔之東池遷而下聞瀑布聲旋見匹練當頭疑是銀河落九天矣  
尋流溯源得一泉澄清無滓泉頭石室覆之刻羅漢數十爲水所  
隔不可近亦不識始於何時予樂其境之靜遠又聞王秋澗先生  
曾讀書於此因白太守曰胡弗治數椽以爲公餘遊憩之所太守  
以首令清貧不暇及此予遂默然還至塔前飽食而歸

十年輝黜心所急事無不修舉適當俸滿復有迴避之役籤掣江  
南殊出意外京都陶然亭舊有文昌籤甚驗頊兒於三月代予卜  
之時尙無迴避信籤中有江南風月會重遊之句竟不得其解至

六月果如籤兆數之前定有如此者

凡懸梁者項甫受繩身卽下墜氣卽下陷兩手不及自持其勢不得不死而繩痕直上故髮際八字不交若自行手勒繩緊則氣逆手必鬆此自勒者之所以必不死也予家有小婢年甫十一忽一夕無蹤秉燭徧尋僵立廁屋以繩自勒又合兩繩頭其紐之復以左手堅持其末遂至於死急以鴨血沸湯灌之以通關散吹其鼻使健兒屈伸其體漸次溫軟三更後乃復活次日問其故則以洗衣衣墮於泥心懼受譴之故予問其曾受責否荅曰未予乃召諸婦訓之曰子每戒家人須善遇奴婢視如所生勿稍陵虐諸婦平

一真錄

巽

家陰堂

日如果敬聽予言加以矜恤此婢何至以小事輕生幸已救活不然將何以自白邪天下事變不可知而當官按律必不可赦嗣後務宜恪遵我訓寬待婢等毋許苛責謹記謹記

進士某宰修武欲與民加賦先召諸紳議之方治饌返客忽鄉民數百人從署後入廚中將所具酒食擊成齋粉隨出廳堂逐諸紳讓曰若輩貪醉飽而虐我鄉愚何故諸紳不能荅如鼠竄某急入內閉門不敢出聲事後聞於上官遂撤任經數歲上官遷去復任修武下士親民未始非賢令尹也嗣遷武陟故智復逞得修武之舊吏與其舊役其佐之每貨物悉予官價凡錢糧陳欠勒限嚴催

有宗族代完者有親戚代完者並同里同姓無不波及者東鄉某與官同姓其鄰家亦同姓問係山西人賣油爲業堂訊使代納鄰曰異鄉人風馬牛不相及也官曰誰使汝同姓者荅曰若然則官亦同姓矣官撫其背讚曰爾言甚善予幾忘之矣吾與若分完之何如鄰無以對納其半而逃武陟民爲作十好歌予因而危之已而民變各以布袋盛小石擁至城外門者拒不得入乃呼曰必見官而後已官急從署後出西門繞道赴省本道文一飛觀察知之先使營員持令箭往隨卽親出呵之曰反乎民曰非反也縣官虐我輩實甚故欲請示爾觀察曰縣令已出爾輩意欲何爲齊聲應

一曠錄

哭

家蔭堂

曰請換太爺請治二三太爺請去新添各官價允此三事民願足矣觀察曰三事殊不難但爾輩不具狀而動眾聚眾之罪豈不懼邪羣叩首請罪觀察曰卒未入城姑從寬典速歸農毋罹法網眾乃悅觀察廉得其所謂二三太爺者卽修武之舊吏役也重治之出示安民事遂寢某不敢歸假其詞白於上憲別委員署事某曾經卓異藉北上以避之回寓省垣事經兩載仍復本任旁觀者以爲必知所懲創矣乃怙過不悛期年而民復變言官劾之卒至革

職而去

附十好歌二

錢糧速得好問仁政感孚邪荅曰否十年民欠一旦徵收親朋

受比里黨嚴撥剔抉殆徧無厭是求飽伊囊橐剝我田疇

賊盜弭得好問保甲嚴明邪荅曰否民窮無告蕩產輸忠富者

已貧貧者將終流亾轉徙忽西忽東縱有竊賊妙手空空餘做此

丙申人日偕陶觀察子俊胡二尹曲江並率第六子灑涉泗水詣

曲阜縣恭謁

孔廟甫入門歷代帝王暨名臣碩士題碣不可勝覽至大成門外

整衣欲入覺神思穆若跼蹐不能言廟祝先引至檜樹臺檜爲

夫子手植本早枯其新苗者大盈尺長幾二丈徐步詣杏壇下行

九叩禮登壇仰止想見當年授受一堂之盛由壇外循東階升

一曠錄

晃

家蔭堂

殿上凝神久之乃敢上視敬瞻

聖象徧觀几案鐘鼎尊彝一切禮器多未經見者隨出北門古柏

夾道五里許直接

聖林入林過洙水橋展拜墓下墓之左伯魚墓墓之下間三丈爲

子思子墓墓之右爲子貢築室於場處有子貢手植楷樹就枯繪

圖勒石與檜竝傳此子生平結想四過山左而卒酬夙願者也

丁酉春二月視興化事前明子七世祖行祚新公會令此至今傳

有政聲縣素稱澤國十年九災所懼者高寶諸湖水漲溢運河河

不能受必決五壩以洩之五壩決則裏河七州縣皆受其害而興

邑尤甚者以各路水畢匯於此而范公隄一帶地又偏高勢如側釜不能宣洩也卒兩年徠西水不至得有西成

憶自庚辰七月由清江赴閩過高寶諸湖水勢瀾漫渾無涯涘登運隄而東望下河州縣較運河低丈許偶得句云煙雨連陂三十六生愁人半屬魚鰕興化尤下河之最低者蒿目農田驚心壩水時有形諸夢寐者或亦前句之所兆邪夏秋之交益形惴惴

興邑婦女好閒遊喜入廟燒香且鄉間相率而塗鬪者所在皆然求其故則向無婦功也乃倣輝縣課織之法遣人至常州覓女織師先調五百緡爲之經理凡七閱月能知紡織者僅二十餘人擬一曠錄

五

家蔭堂

更推廣庶幾民生厚而舊習可除矣  
毀淫祠儒者事也

國朝惟湯文正公斌行之最著孔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讀書君子不明此義乃亦隨聲附和等於婦孺之無知殊可恨矣夫祀典所不載者皆爲淫祀予於輝縣黜佛黜無生老母毀其象而罪其魁所以正人心維風俗也李君毓昌者查賑山陽以瓦直爲其家人藥死當時褒之而於興化無德也乃有欲假其正名以斂財者範其象並將立專祠造妖言以動人心恣邪說以資貪蠹是其誑惑又出佛老上於此不毀勢將猖熾其爲風俗之害豈淺鮮哉

予不忍李君之爲所假弄而浸爲淫祀之濫觴也命毀之戒斯民俾知淫祀之無益識正道之有歸

露水果藤本露溼葉上滴入土卽生其實似山芋而堅味勝山藥而微苦江南惟海陵產之先子宰輝縣時亦產此物俗名土豆他處未之見也

猓子狸肉味極鮮美曾於婦翁家嘗之殊未饜也後遊閩聞邵武府產此因非時不可得至河南則南汝光皆有之門下士危長曾遺此物值二月已過時亦不佳後任興化鄭子研令魯山析半寄我及致仕歸又錫半具蓋亦不可多得之物然已足饜老饕矣

一演錄

至

家蔭堂

東嶽廟長生院古檜一株傳爲前明所植其榦斜出七尺許平頂分三枝北枝大於榦盤曲丈餘橫繞於東其南枝六尺餘亦橫繞於東與北枝相繆成連理樹雖西南一枝已就枯而虯龍之狀尤極古拙

戊戌秋閏邸報貴州鎮遠府夏閒水漲衝沒沿河民居以數千計男女無算嗣同鄉有自黔徠者備問之知蛟患也蛟起於黃平舊城中初起處害不甚巨愈遠愈橫歷施秉澧陽以及於沅江上下數百里而鎮遠尤甚鎮遠府城據河之北地勢最高河之南爲衛城鎮營悉住於此地較下府城沿河市肆約計五六里許均被沖

卽及於縣署而衛城不必問矣。卒而背負高山，或可逃避而突如。其徠多有不及防者，是亦數使然邪。

士民獻額曰：扶持世教，聯曰興紡織以佐農桑，立政無殊召杜黜異端而崇正學，居心不愧程朱子。以其聲聞過情，卻之眾曰：如已成，何堅辭不已，令置之古刹中。憶予宰其城時，重修邵子安樂窩，墜壤亭，清理祭田，勒石垂戒，又修孫徵君祠，使其裔孫從學。資之膏火，補弟子員者三人。故邵孫氏均德子請爲立長生祠，予曰：有祠必有主，有主必有祭。焚香酌酒而拜叩之，是以死者待我矣。諸君欲生子何死予之速也。眾粲然乃寢。其情事正相類。

一曠錄

五

家蔭堂

引水灌田，其法不一。或用竹龍，以巨竹通其裏，復以長杆用麻裹其首如竹，大入竹內，抽之，搗之水，卽隨氣而上。或用龍骨車，以長板二爲車箱，中以小板作片，纍纍如龍骨，然輪其首而轉運之。水遂汨汨然徠矣。黔省山高水急，束其水傍岸砌以石，硤架以竹輪高一二三丈不等，輪轉聲喧啞啞，不絕。輪上斂竹爲筒，斜縛之，入水則汲至上，則傾橫木槽以承之，而轉達田。雖高可溉也。河南洛陽偃師一帶，取水於井，置小輪於井上，繫驢而轉之，汲引不窮。較桔槔尤爲省力。揚州之屬多造風車，而興化爲最。其法立四柱於河邊，柱長二丈許，寬亦如之。中又一柱，上下有輪，列八帆，迎八

面風可收可絳流轉不息下置一輪以龍骨車聯屬之風動輪轉則水隨車而上達是皆不勞人力而水可自至者也

唐花如牡丹桃梨之類皆以火逼開鞠則不然最早者有六月鞠狀與秋鞠迥殊無足異也予於四月杪聞董家園秋鞠盛放疑其妖索而觀之園主人以爲舊本非創獲者疑乃釋然

江州義門陳兢十三世同居有犬百餘共一槽食一犬不至羣犬皆不食予家兩字貓各生子四五不等兩貓合字無彼此之間飼以食兩貓坐視羣子食畢然後依次食之每日如是毋稍易

雞味至美宰輝縣食之不甚佳又宰興化亦然因語諸從子曰憶

一曠錄

三

家蔭堂

管家中食此物何其旨今何其劣也豈水土性殊耶荅曰食之過多爾因念管常不足而今有餘其何及也數語怒然不安遂令此後不輕供日饌

逢人騙草名也有枝無榦枝似藤而衍一葉四出如竹篔簹然葉有柄長寸許以手擊之葉盡合而柄亦遂萎頃復如故譬諸無賴子不能骨立而脂韋隨人且巧以自藏使人過而憐之而私居乃獨自逞也夙聞金陵有此草未之信己亥秋於興化見之

第五子頴生如玉人立志不作第二人想幼入學宮觀祭歸徠卽做主祭官禮十九補弟子員二十食廩膳文日進其性最和而其

行最介慎舉動少言語好修潔同人皆敬憚之卽其兄弟亦不忍拂其意程春海先生見所書蘇門嘯臺贊及他石刻極愛之乃薄德不載天奪其尤殂於乙未之四月子接四子顥報捷之日卽其抱痛之時也惜哉

顥幼時顏軼凡愛而妻之壬午八月女年十八忽遭弱疾將死聞先大夫先一日棄世乃屬其父曰女字周矣若歿亦周家鬼也請以大布斂我自取白麻縮其髮而歿癸巳夏軼凡爲我言之益增酸楚又水西李桂峯再汾亦以女許字第七兒顥年二十學已成矣卒於輝女亦年二十聞信矢以柏舟自守李戚某私請於其一瞋錄

番

家蔭堂

母勸改字女憤甚披其髮翦之方救已截其半由是絕食旬日而死迄丙申春晤桂峯於袁浦始悉其志節如此予感且憐擬爲請旌合窆於顥乃考之於禮不可遂中止

亾姬蕭氏生於且蘭父母早卒一兄僅十餘歲無所歸有馬姓見而憐之收養焉予教授勻陽奉先大夫命置側室遂納之事予恭謹無稍違其氣最下稱謂或踰分必力辯之其性最達視阿堵物爲儻徠每有疾病便淒然淚下懼不克終事予也前後生子九人多不存活猶幸有小子顥聰雋過人尙可藉以自慰乃子迴避徠吳以暑溼交侵頓亦病殤姬疾遂不可爲矣及子權淳溪姬病益



